

◎ 桑德诺瓦 / 著

东巴 音乐



——唱诵象形文字
典籍及其法事仪式的音声



NLIC 297069049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资助计划』资助项目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资助计划”资助项目

东巴音乐

——唱诵象形文字典籍及其法事仪式的音声

桑德诺瓦 著



NLIC 2970690492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巴音乐/桑德诺瓦著. -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1108-320-0

I. ①东… II. ①桑… III. ①纳西族-原始宗教-宗教音乐-研究 IV. ①J6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2655 号

东巴音乐

-
- 编 著 桑德诺瓦
责任编辑 凌 弘
封面设计 布拉格工作室·李志彬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0.62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08-320-0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二)

东巴教是迄今仍然保留、传承于中国云南纳西族民间的一种介于自然宗教与人文宗教之间的宗教。学术界一般认同其创始于唐宋,盛行于元明,衰微于清中叶;^①东巴音乐即寄附、承袭于东巴教各类道场仪式和法事仪式之中的音声。

(一)

19世纪50年代以来,东巴文化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及传承特点,引发了国内外各界学者及人士的兴趣,其中有传教士、探险家、旅行家、商人、植物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和艺术家等。自1867年以来,法、美、英、俄、意、德、日等国学者,例如巴克、洛克、杰克逊、顾彼得、约克瑟、雅纳特、伊藤清司等,都曾经对东巴文化进行过程度不同、方法各异的探访、调查、研究,并获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方国瑜、傅懋勳、杨仲鸿、周汝诚、吴泽霖、闻宥、陶云逵、董作宾、张琨、李霖灿等,也对东巴文化进行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并刊发了许多颇有见识的著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界开始了对东巴音乐的关注、介绍、宣传并研究。但从现存成果看,这些著述大多只停留在唱腔音乐方面,且这些研究论文也普遍缺乏一定的深度与广度。本书既

^① 详见郭大烈主编:《东巴文化论集》(第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东巴文化论》(第67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是对上述缺憾的有益补充,又是古今中外有史以来首部深入、全面研究东巴音乐的专著,同时还是笔者对纳西族母体音乐文化所作的历史总结与回顾。

(二)

东巴教的创立,东巴文字的产生以及东巴祭司对东巴文字、典籍的逐步规范,对东巴音乐,乃至纳西族整体的音乐发展,起到了三个划时代的历史作用:

其一,东巴文字的产生与使用,结束了纳西族音乐文化无文字记载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音乐文献史料。这可从东巴典籍中包含的民俗歌舞、东巴象形文字所反映出的民间乐器等方面得以证明。

其二,东巴典籍的规范与完善,相对固定并代替了原始的、随心所欲的、带有即兴性的口诵经的唱诵形式,无形中也逐渐规范或限定了东巴唱腔、东巴乐舞等的表现形式。

其三,东巴祭司对传统音乐的借鉴与保留,使得大量本民族或相邻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传统音乐的原始概貌或特征得以留存。

(三)

通过长期、广泛的调查和缜密、严谨的研究与推论,我们得知:

第一,东巴音乐犹如纳西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百科全书”。其中反映出不少古代纳西先民社会、文化、生活、民俗等的历史信息,例如控制万事万物生成、医治疾病、战胜敌人、丰衣足食,甚至有洞悉过去和预知未来的内容。

第二,自古以来,东巴祭司都是通过东巴艺术,尤其是音乐这种高级、抽象的精神需求辅助其传扬宗教教义,烘托仪式氛围,凝聚种(民)族信念的。

第三,东巴祭司与大多数宗教神职人员一样,不仅被广大信众认定具有万能的本领,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向受众明示或暗喻:自己还承担着人类与鬼神之间的中介角色。为此,他们一方面代表人类,以音乐、乐舞等手段向神谄媚、述说并祈求得到神的护佑以保人畜平安;另一方面,他们也使用咒语、咒词等代表鬼神向人类发号施令,并且利用各种宗教仪式,将人类与鬼神世界相沟通、相联系。与此同时,他们还以仪式音声、超荐亡灵等手段,使广大信众在整个信仰体验过程中始终处于极度亢奋与矛盾的状态:既诚惶诚恐,又喜形于色;再一方面,东巴祭司普遍善用形形色色的手段,诸如对东巴教主(丁巴什罗)、护法大神(优麻)、殉情鬼主(达拉乌萨咪)等的祈祷,在各种仪式场合所实施的魔法、神判等,这些手段以及咒语、咒词等也保证了东巴神话、东巴仪式、东巴音乐的世代绵延。

从上述意义上看,东巴音乐既以唱腔的形式传扬和保存了部分东巴口诵经的内容,也对东巴文化的保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的意义亦在于此。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一)东巴文化生态环境	(1)
(二)东巴文化研究概述	(26)
(三)东巴音乐研究概述	(50)
一、东巴音乐的流布	(61)
(一)东巴音乐的流布	(62)
(二)达巴音乐的流布	(72)
二、东巴音乐的历史	(74)
(一)东巴音乐的繁衍	(88)
(二)东巴音乐的鼎盛	(114)
(三)东巴音乐的衰落	(117)
三、东巴音乐的现状	(125)
(一)20世纪70年代前的东巴音乐	(126)
(二)20世纪70年代后的东巴音乐	(127)
(三)历代著名东巴祭司艺术简历集萃	(129)
四、东巴音乐的分类	(145)
(一)传统唱腔及其类别	(145)
(二)传统乐器及其类别	(162)
(三)传统乐舞及其类别	(174)
五、东巴音乐的功用	(185)
(一)“美哔”(祭天)仪式及其音乐	(185)

(二)“素古”(祭龙)仪式及其音乐	(213)
(三)“核拉勒扣”(大祭风)仪式及其音乐	(225)
(四)“西开西鸣”(开丧超度)仪式及其音乐	(241)
(五)“咄给”(消灾禳解)仪式及其音乐	(250)
(六)“窝热热”(祭热鬼)仪式及其音乐	(253)
六、东巴音乐的形态	(268)
(一)旋律风格	(268)
(二)调式特征	(284)
(三)曲式结构	(292)
(四)节拍节奏	(292)
(五)词律特点	(298)
(六)演唱风格	(301)
结 论	(303)
附 录	(308)
附录一 东巴祭司全年重要祭祀活动一览表	(308)
附录二 有东巴仪式及音乐分类一览表	(309)
附录三 有关东巴唱诵之东巴象形文字一览表	(310)
附录四 有关歌舞之东巴象形文字一览表	(311)
附录五 有关乐器之东巴象形文字一览表	(312)
附录六 有关器乐演奏与伴奏之东巴象形文字一览表	(313)
附录七 纳西语·汉语东巴文化关键词汇对照一 览表	(314)
附录八 东巴音乐研究论著一览表	(316)
主要参考文献	(319)
后 记	(329)

绪 论

东巴祭司是纳西族东巴教的神职人员,同时也是东巴音乐的占有者、传承者;东巴教是迄今仍然保留、传承于中国云南省纳西族的独有的、介于自然宗教与人为宗教之间的一种民族宗教。学术界一般认同其创始于唐宋、衰微于明清。^①东巴音乐是保留和传承于东巴教各种道场、仪式之中的由东巴祭司掌握的音乐。

(一)东巴文化生态环境

纳西族分布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西藏三省(区)毗邻地区处,主体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玉龙山下、金沙江边和泸沽湖畔的云南省丽江市境内。丽江市府所在地大研镇是中国首批被联合国教科文文理事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城市之一。

丽江市地处滇西北高原的金沙江中游,位于东经 $99^{\circ}23' - 101^{\circ}31'$ 和北纬 $25^{\circ}59' - 27^{\circ}56'$ 。东西最大横距 212.5 公里,南北最大纵距 213.5 公里。东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南连大理白族自治州,西、北分别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毗邻。丽江市府所在地大研镇距云南省会昆明市 599 公里。全市总面积 20603.74 平方公里,其中坝区 1586.49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7.7%;山区 19017.25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92.3%,全市总户数为 219773 户,总人口为 1014594 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① 详见郭大烈主编:《东巴文化论集》(第 1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东巴文化论》(第 671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纳西族分布图

56.7%。其中,纳西族占总人口的 21%;彝族占总人口的 17.5%;傈僳族占总人口的 10%;白族占总人口的 4.2%;普米族占总人口的 1.4%;傣族占总人口的 0.9%;苗族占总人口的 0.6%;壮族占总人口的 0.4%;藏族占总人口的 0.3%;回族占总人口的 0.3%;其他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0.1% (以上为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现将其人口分布、历史沿革、民族称谓、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艺术、婚葬习俗、衣食住行、节日仪礼简述

于后。

人口分布：纳西族分布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四川、西藏三省（区）毗邻地区，人口为 308839 人（根据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绝大部分聚居在云南省的玉龙（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境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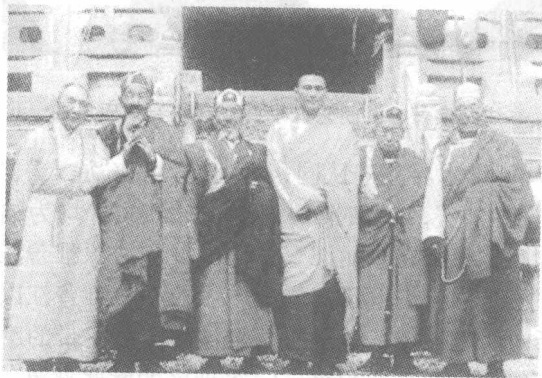


纳西族著名民间艺人李秀香在吹奏东巴乐曲

历史沿革：学术界普遍认同，公元 3 世纪初“旄人”、“牦牛种”、“牦牛夷”、“牦牛羌”，魏晋时期“摩沙”、“摩挐”等均为纳西族之先民。公元 8 世纪末叶，在今丽江金沙江流域和盐源雅砻江流域也有“磨些蛮”的分布。从三国到唐初的数百年间，雅砻江以东的纳西族先民逐渐向西南迁徙；盐源以西金沙江流域一带的磨些族亦逐渐聚集于丽江地区并繁荣起来。定笮地区的磨些部落，在唐代曾有一部分渡过金沙江，向南进入洱海东部今宾川一带建立了“越析诏”，亦称“磨些诏”，为当时洱海地区六诏之一。唐代，蒙舍诏统一了各诏，建立了南诏政权；今丽江、永宁一带成为南诏、吐蕃角逐之地，先后为吐蕃、南诏所统治。从 10 世纪初叶到 13 世纪中叶，丽江

地区纳西族的农业生产超过畜牧业而居社会生产的主要地位，手工业也有了发展，元代丽江地区已出现“民田万顷”、“地土肥饶，人资富强”的景象。1253年，蒙古征大理，由丽江东境渡江，木氏祖先麦良迎降，被授为茶罕章(丽江)管民官。1276年置丽江路，设军民总管府，麦良子孙世袭总管。丽江路隶属云南行省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进一步与内地紧密地联系起来。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纳西族首领木得被授为世袭丽江府土官知府。土司木氏对明廷极尽臣礼，输金助饷，纳粮认差，朝贡不绝。在明王朝的信任和扶持下，丽江土司用兵扩张势力，近及中甸、维西、德钦、盐井，远达四川巴塘、理塘，成为明代滇、川、藏交界地区的一大势力，明王朝并依之为统治这一地区的有力支柱。明代中叶，丽江纳西族社会已进入了领主经济发展的阶段。^①

民族称谓：历史上汉文文献曾将纳西先民称为“旄人”、“牦牛种”、“牦牛夷”、“牦牛羌”等；魏晋称为“摩沙”、“摩娑”；唐代被称为



17世东宝·仲巴活佛与丽江五大喇嘛寺高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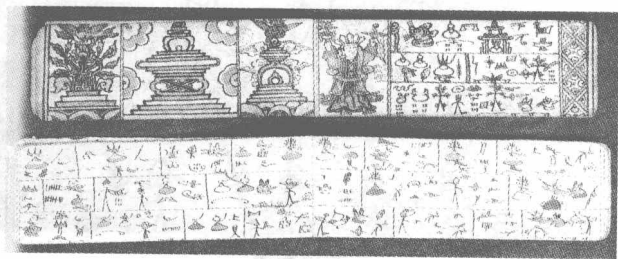
^① 历史沿革部分参考并转引自王宏道：“纳西族”，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第34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磨些”；元代被记作“摩些”等；明代被记作“摩获”等；清代被记作“猓娑”、“麼些”等；至 20 世纪 50 年代初，统一定名为“纳西”。

宗教信仰：20 世纪 50 年代前，纳西族普遍信仰本民族的东巴教^①，目前的研究结论认为，历史上东巴教失宠的主要原因是纳西族上层集团对汉、藏文化的大量吸收，其中包括对汉族道教、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大力扶持，进而造成了东巴教统治地位在纳西人中日渐萎缩，甚至崩溃，最终迫使其主要势力逐步流向交通、经济、文化等发展相对滞后的山区，形成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东巴教派的传布格局。

明代起，部分纳西族逐渐信奉藏传佛教、道教、佛教以及天地山水等自然神灵。20 世纪初，基督教和天主教传入纳西族地区，并开始拥有部分信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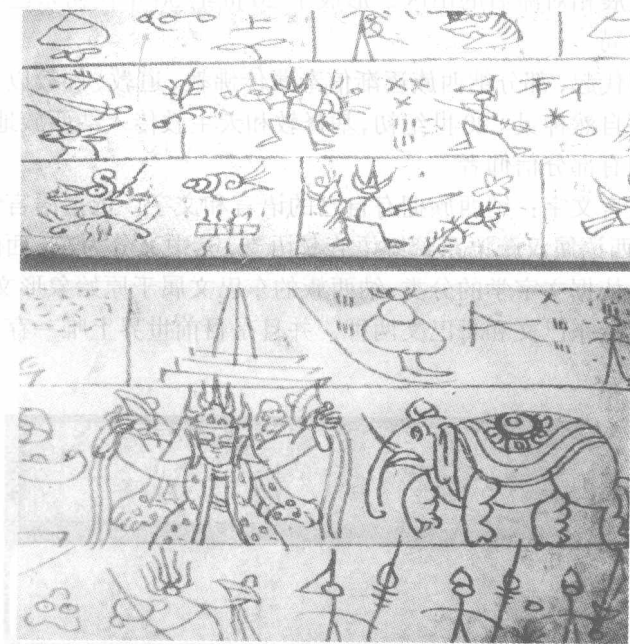
语言文字：纳西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依据语言学的分类，纳西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其中又分为东、西两个方言区。依据文字学的分类，纳西族的东巴文属于原始象形文字，其中又包括东巴文和哥巴文两种，并且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象形文字。



《迎请东巴什罗经》(片段)

① 一种多神教，天、地、山、水、风、火等自然现象和自然物都被视为神灵，巫师被称为“东巴”。凡遇婚丧、年节、治病，都要请东巴念经。

文化艺术：纳西族的民间文学主要有神话、传说、故事、诗歌、寓言、童话、儿歌、谚语、谜语等。其中尤以分别被历朝收录于《列朝诗选》、《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的“木氏文学”（诗词歌赋）最为著名；在绘画艺术中，尤以明代以来绘制的“白沙壁画”较为著名；此外，用东巴象形文字书写的《东巴舞谱》与唐代的《敦煌舞谱》、宋代的《德寿宫舞谱》一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东巴舞谱

婚葬习俗：纳西族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历史进程极不平衡。自古以来，西部方言区就实行以父系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式婚姻家庭制度，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较低下，无财产继承权。迄今为止，东

部方言区的摩梭人则仍然沿袭以母系为中心的“男不娶、女不嫁”的“阿肖”婚姻家庭形态。纳西族历史上实行火葬,现实行土葬(少数山区居民仍然时兴火葬)。



达巴火葬(车文龙摄)

衣食住行:纳西族男子的服饰与汉族大体相同,女子则由大褂、外坎肩、长裤、背饰、纱帕头饰、耳饰、手饰等组成。据史书记载,古代纳西族地区主要以荞麦、圆根、玉米等为主食,现以大米、小麦、玉米、大麦等为主食。纳西族古时以井干式“木楞房”为主要民居形式,宋末元初始则以土木结构的民居为主,形成了以“丽江古城”为代表的建筑精美的民居群落。纳西族古时以马代步,现今各地已修公路,交通便捷。

节日仪礼:纳西族的节日有许多与汉族相同,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但春节的活动内容却与汉族不同,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例如凝聚民族内部力量的祭天(分正月大祭仪式、七月小祭仪式),祭祀保护神阿普三多的三多节(农历二月初八,又名北岳庙会),与许多西南彝语支民族相似的火把节(农历六月二十四



纳西族保护神三多

至二十六日),棒棒会(农历正月十五,又称元宵节、弥老会),三月骡马会(过去叫真武会,后成为祭祀龙王的庙会,现改称骡马、物资交流会,每年农历三月、七月各办一次),以及东部方言区(摩梭人)的转山节(农历七月二十五)。^①

据史书记载,早在秦汉时期纳西先民就参与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并在其中起到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纳西人在依托汉、藏文明创造独具本民族特色的“纳西文明”之同时,还保留了传统的、极富本民族特点的音乐文化。时至今日,这类“文教之明”仍不失为后人了解和研究纳西族社会、历史、哲学、宗教、文化乃至伦理道德观念、民族审美心理等的宝贵史料,尤其是其中所遗留或传承的音乐文化,可谓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大花园中一朵独放异采的音乐奇葩。

东巴音乐即迄今流传于纳西族传统宗教东巴教中的音乐形式,与东巴文化一道,同属于纳西族古老的文化形态。

^① 又名曰“转海会”。因永宁乡及其周边地区摩梭青年男女将结伴绕湖一周而得名。其间,青年男女还必须到狮子山祭拜格姆女神。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迄今传承并由东巴教保留、繁衍的一整套古代文化遗存。此种文化是以东巴祭师为载体,以东巴教所用文字、经书、绘画、传说、舞蹈、音乐等为记录方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

众所周知,东巴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但其内涵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因而它也是一种民俗文化,其内容涉及纳西族文化的各个方面,迄今在纳西人的社会生活、文化历史和传统观念中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从历史发展看,东巴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一直受到以下三种文化的强烈影响:

第一,吐蕃及其后续藏文化的影响。公元 660 年,吐蕃大兵南下“并西洱河诸蛮”^①,纳西人所居住的“绛域”(即今丽江一带)便



东巴仪式前的祈祷

^①见宋·欧阳修、宋祁等撰:《南诏传》(《新唐书》第 222 卷)之相关记载。又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据敦煌吐蕃史书记载,松赞干布的孙子曾于 703 年冬天“至绛域攻下此地”,704 年冬,“赞普入治蛮,即死于此地……以后统治绛地,向白蛮征税,乌蛮以款服,兵精国强,为前王所未有。”史书中所指的绛域即为纳西族居住的地区。